

筑路情怀

青春作伴好还乡

□ 冀涛

1990年7月,我辗转来到中国铁道建筑总公司铁路运输处(以下简称“铁运处”)当时的机关所在地包头报到,一起报到的还有北方交大经济系的潘有忠,他和我同校同系、同年入学、同年毕业,但专业不同,他学的是运输经济,我学的是铁道财会。我们当年之所以选择铁运处这个单位,主要认为它是铁路运输单位,更重要的是工作地点就在自己的故乡内蒙古。

入职报到后,潘有忠被分配到铁运处运输段调度室,后来干了文秘宣传工作。我则被分配到铁运处机辆段财务室,从出纳干起,直到2001年4月,在铁运处一共工作了11年零10个月。在铁运处的这段岁月,就时间而言无所谓长短,但它是我一生中美好、充实而且收获满满的时光。除了事业的成长外,还有淳朴、真挚的友情,这种友情历经岁月风雨的滋养历久弥新。

我刚到机辆段的时候,职工称呼段领导,有的叫王段长、王副段长,有的叫李教、李副教。后来,段长还叫段长,“教”“副教”改叫书记、副书记了,这里的“教”,应该是原来铁道兵部队里的教导员。这些领导对大学生关爱有加,如果你勤奋、踏实、谦虚,他们会更欣赏你,而且你可以感受到,那种欣赏是发自内心的。

我入职机辆段时,段里刚刚拆掉了东胜火车站空地上的帐篷,大家从此告别了帐篷、火墙和地火龙(北方寒冷地区传统取暖设施,也是铁道兵专用取暖设施),有

的人搬进了平房,有的人住进了楼房。

由于人多楼少,只能一两家或好几个单身住一套房。我被临时分配进了6号楼2单元601。房子建筑面积60平方米左右,一室一厅、一个极小的厨房和卫生间。一室是段党委副书记、工会主席李绍文老两口住,他也是我的人党介绍人之一。一厅是段服务社(实际上就是我们现在理解的便民小商店)的仓库,仓库的缝隙中间摆了一张单人钢丝床,这就成了我的宿舍。再后来,服务社被撤销,段里进一步改善职工住宿条件,原来的仓库被改作大学生宿舍。

1990年9月,一群来自南方的姑娘来到了铁运处,成为当年包神铁路线招聘的合同工。面对这群花季少女,我们这群大学生突然觉得天更蓝了,草更绿了,今后的日子更有盼头了。

姑娘们个个青春鲜活,带有南方女子独有的灵动与温婉。后来,其中不少人真的嫁给了大学生。

可怜天下父母心。对于子女的婚姻大事,没有一个父母不是费尽心思。有一位和我同一年毕业的大学生,经常向我们分享他自己的恋爱故事。

话说他的准岳母听说自己的宝贝女儿恋爱以后,专程从外地赶来,对准女婿展开了多方面考察。除了内查外调外,一个重要环节就是面试。小伙子当然知道老太大的意图,于是装出各种腼腆、害羞和拘谨,问一句答一

句,甚至是问两句答一句。考察结束,准岳母得出的结论是:“这孩子啥都好,就是太老实。”听了这话,在场所有的人都哄堂大笑,因为这小伙子是我们公认的情商智商双在线,最能说会道、八面玲珑的一位。看来岳母难当,考察不一定靠谱,眼见也不一定为实。

和我一起分配到包神铁路的潘有忠,写得一手好字、好文章,他虽然没有干自己的专业,但凭着勤奋、踏实、坚韧,从党办干事、党办主任一路干起,最后成为一名企业高管。他后来也找了一位铁运处的子女结婚,一直过着平静幸福的生活。

铁运处的大学生是一个独立的群体,经常聚在一起,逛街、踢足球、看电影、谈天说地,用一句话概括:清贫,但开心快乐;简单,却情真意切。我们这些大学生只身来到铁运处,从这里起步,在这里娶妻生子、开枝散叶,最终融入社会各个角落。

如今,这些人都已过天命之年,每个人的生命轨迹如蜿蜒的长河,承载着命运的波澜。有人在事业巅峰处俯瞰人间的烟火,有人在平凡岁月里品味生活的甘苦,但每个人都历经着各自的喜怒哀乐、悲欢离合。

每当夜深人静,回望来路,我总不免感叹:岁月如梭,时光荏苒,那些青葱年华昨日才在指尖流淌,转瞬化作鬓边霜雪。但无论如何,我都难以忘记第一个接纳自己的老单位,以及那时的青春岁月。作者单位:资本集团

亲情似海

我的父亲是一名木匠。年轻的时候,村里人都叫他张木匠;到了70岁,别人还是叫他张木匠,几乎没人叫他的名字。他去世以后,我回老家,村里人见了都说:“木匠的儿子回来啦!”反倒是我的名字,没几个人知道。

父亲虽然叫张木匠,但是学这门手艺的时间却很晚,算是半路投师。记得那时候大姐已经两岁了,农闲时,父亲总爱去村里的木匠作坊看师傅们干活,偶尔免费打个下手,解一解手馋。为什么没早点学呢?据说是因为家里穷。父亲九岁时,便担下爷爷辈后养家的重担,每天早上送奶奶织好的布到镇上卖,根本没有精力去学手艺。

木匠作坊的大师傅跟父亲年纪相仿,看父亲对木匠手艺感兴趣,干什么像什么,便忍不住指点他一些关键诀窍。父亲一点就通,领悟得很快。不出两个月,他的木匠活已经做得有模有样了。奶奶偶然得知后,心下一合计,干脆正式拜师吧,有门手艺,养家糊口也好。作坊的大师傅爽快答应,父亲专门行了拜师礼,改口叫“师傅”。从此父亲一辈子都把师傅挂在嘴上,逢年过节还主动给师傅拜年、送上节礼,直到两位老人都走不动路,这才作罢。

父亲学手艺很有天赋,可真做起活儿来却格外谨慎,总担心做得不好遭主顾嫌弃。他用料特别讲究,特别实诚,对自己的手艺反复打磨,生怕别人挑出毛病来。在生产队合作社做木工活是这样,后来分产到户,家里开了木工作坊,更是如此。

刚实行单干那会儿,各家各户农具奇缺,木工作坊的生意一度非常红火。父亲加工的水车口碑尤其好,大家都说张木匠做的水车水快、省力,还不容易坏。许多人上门预订,可父亲每次都都很谨慎,一次只接一个订单,从不多接。农忙时节,大家时间都赶,订货的人三天两头上门催着早点完工交货。父亲嘴里总说“快了快了”,手上却一道工序也不敷衍,宁可自己晚上加班加点,也要把活儿做得漂漂亮亮。

父亲的水车名声越来越响,方圆几里的人都来找他加工。再挑剔的人,也挑不出毛病。“张木匠”这个名号,就是那时候立下的,跟了他一辈子。

后来,父亲最得意的徒弟在建筑工地站稳了脚跟,请父亲一起去工地上干。听说是做木工活儿,虽说是加工农具、家具,离家也远,父亲却毫不犹豫答应了,高高兴兴背个小包就出了门。就这样,从没出过远门的父亲开始了打工生涯,干着他心爱的木工活儿,一直干到六十岁才回家养老。这中间,没有出过一次质量问题。

回了家的他也闲不住,总爱用家里的边角木料做些实用的小家具。等我参加工作,加入中国铁建以后,父亲专门做了四把小板凳送给我。那是他第一次语重心长地对我说:“修桥修路,来不得半点虚假,要对得起自己的良心。”我重重地点了点头。

小板凳的凳面抹了桐油,黄澄澄的。坐上去,高度刚刚好,干什么都很方便、很舒服。关键是耐用,至今十七八年了,还像新的一样。我觉得再用个十七八年,也一点问题没有。

虽然父亲已经离开我们了,但每次看到那几把小板凳,就会不由自主地想起他,想起他对木匠手艺的热爱,想起他始终如一的精益求精,心里的责任,沉甸甸的!

作者单位:中铁十一局勘察设计院

四海为家

梦回西非,几内亚的芒果熟了

□ 杨晓炜

我记忆中最为味美的,莫过于西非几内亚的芒果了,尤其是那硕大多汁的彩芒,每每回想起来,色香味实难以忘却。如今,又到了芒果成熟的季节。那里无论是城市、村落,还是乡间路旁,到处都长着高而繁盛的芒果树,丰硕的果实挂满枝头,遍地飘香。

每每这个时候,我总是会不经意间怀念起芒果那香甜独特的味道,回想起曾经在铁一院几内亚西芒杜铁矿地勘项目与同事们并肩战斗过的峥嵘岁月。

当时正值腊月,经过几个月周密的项目前期筹备,我随队出发前往几内亚,正式参与西芒杜铁矿地勘项目的建设。航班历时20多个小时,从咸阳出发,经北京出境,转机布鲁塞尔,终于到达几内亚首都——科纳克里。

那是我第一次出国,更是第一次参与海外项目,满眼都是新奇,也对随即要投身的现场工作充满了未知的憧憬与期盼。在科纳克里短暂休整几日后,我们辗转前往凯鲁瓦内,又是两天的车程。

彼时,国内还是寒冷的严冬,这里却是炎热的酷暑。那时节,沿途的芒果完全还没有成熟的迹象,青青绿绿的挂在树上,不甚起眼的样子。

随后,我们便开启了凯鲁瓦内营地建设的艰辛历程。海外项目完全不同于国内,处处都充斥着艰难与阻碍,酷热难耐的天气,满是传染疟原虫的蚊子,还要时刻提防黑曼巴蛇的“侵袭”,以及严格的标准、物资的短缺匮乏等,让我们营地建设的初期遇到了很大的难度和挑战。

也是在那段艰难的时期,我对海外项目建设有了全新而深刻的认知:HSE必须贯穿全部工作的整个流程;PPE发挥着保护我们人身安全的作用,但前提是必须遵守严格的穿戴标准和工具使用规则……任何一项工作开展前,哪怕拧一个螺丝,都要进行专项的培训;甚至抬举一个物体,不论重量如何,都需要有固定的发力点和正确的起落姿势。

在不断探索实践之后,我们充分适应了工作节奏,完全掌握了各项流程。当当地建设完成的那一刻,一切付出和努力都有了回报,从帐篷搬进宽敞明亮的板房,每个人的脸上都洋溢着自豪的笑容。视线眺过营地的围墙,一排排芒果树的枝叶繁盛了许多,芒果正在一天天长大,颜色也在逐渐由青变绿,由绿转黄。

现场的重头工作当然是地质勘探,这是我们勘察人的强项和本行,然而在遥远的西非,却遇到了难以想象的艰辛和前所未有的挑战。但面对一切艰难险阻,我们勘察人解决问题的本领永远要比遇到的困难多。

依然记得,只身前往马木路勘的路上,身边只有Fluor的工程师和当地的社区专员。面对完全陌生的环境,独自克服语言的障碍,经过数周的辗转跋涉,翻过了无数个山岭,趟过了无数条江河,顺利完成数十个钻孔的踏勘任务,妥善安排好当地雇工清理杂草、修整场地,为后续人员和设备进场扫清障碍。

依然记得,每天来回两趟渡过宽数十米的大河,只为我经历过的最为困难的那个钻孔。在水流较小时,从河的两岸横拉两条绳索,带足干粮,穿上救生衣,脱下钢头鞋,高高挽起工作裤,抓着绳索一步一步缓缓地挪动着,直至安全渡河。简单将衣物晾干后,便开始投入到紧张有序的下钻、起钻、鉴定岩芯、蜡封样品……直至当天落日的余晖洒满整个河面后才原路返程。直至数日后钻孔圆满完成,直升机吊离钻机设备飞赴下一个钻场。

依然记得,西芒杜矿区山脉上最后一孔的最后一钻,液压推向岩芯管的刹那,饱满的岩芯整齐排列在我们所有机组人员的面前,每个人脸上都露出了欣慰的笑容,掌声回荡在山谷。那时,正是芒果成熟的季节,山下不远处的芒果树,沉甸甸的芒果随风轻轻摆动,仿佛也在分享着我们此刻收获的喜悦。

如今,铁一院已跨越第七十三个春秋,距离几内亚西芒杜铁矿地勘项目圆满结束也已整整十三年,迈入了蓬勃奋进、高质量发展的新征程。几内亚项目之后,又陆续高质量完成达圣铁路、马西铁路等项目,海外开拓的足迹更是遍布多个国家,打造出了铁一院的海外品牌。

每当我在工作中遇到瓶颈阻碍之时,西芒杜铁矿地勘项目中所历练出的不惧艰难、排除万难的韧劲,时时都在激励着我,鼓舞着我,助我跨过每一处荆棘,越过每一道沟坎,攀过每一座高峰。

每当有所收获之时,我仿佛又回到了西非那片辽阔的土地。那里的天空依然湛蓝,遍地生长的芒果树挂满丰硕的果实,村民们盘坐树下,露出淳朴的笑容向我挥手致意,溢满果味芳香的空气弥漫开来……

作者单位:铁一院



几何光影 段继新 摄 作者单位:中铁二十二局房地产公司

铁建故事

绿樱映岁

□ 刘宝华

树,树干挺拔,需一人合抱才能围住,树皮上的斑驳纹路,刻满的岁月故事年轮,它们在这里默默看着这方院落从荒芜到繁盛,静静陪着我们从青涩到成熟,春去秋来,枝繁叶茂,一如我们扎根工程一线的坚守,从未动摇。

2014年3月,这方院子正式建成,西安地铁4号线项目部,也在这里落户。从那时起,这里便成了我们中铁二十局南方公司西安地铁人的家,也是每一位在西安地铁开辟沃土、筑梦的港湾。十二载春秋,这座小院先后见证西安地铁6号线、8号线、14号线、15号线等项目,每一次奔赴新的战场,都从这里整装待发;后来许多项目,也都在这方院中标准落地,每一次成功的背后,是无数个日夜的打磨,是团队上下的同心协力。

这方院子,不仅装下了工程人忙碌的工作,也承载着工程人的喜怒哀乐。每当项目节点稳步推进,工程验收一次通过,我们便在这方小院举杯同庆,杯中盛着并肩奋斗的喜悦,也藏着一路同行的默契。有人斩获荣光,有人喜结良缘,细碎的美好漫溢在小院的每一寸角落,每一份祝福都温热绵长,直抵心底。

项目组织的三次“春晚”,在记忆中至今仍鲜活如初。没有华丽的舞台,简单的场地被气球、彩带缀满欢乐的气息,小伙伴们褪去工装,唱着并肩的岁月,跳着平凡的祝福,演着工程人的日常与坚守。笑声、掌声、欢呼声,永久地镌刻在心底,成了最珍贵、最难忘的时光印记。

组织的十几次劳动竞赛,我们在一线并肩作战、彼此托举,共逐荣光。汗水浸透衣衫,却浇不灭心中的热忱与热血,每一次全力以赴,每一次决战冲锋,都藏着团队的力量。那些并肩拼搏的瞬间,那些共同收获的胜利,都是我们同心聚力、不负相伴的最好证明。

我们也在这里,悄悄分担彼此的苦涩。施工奋战的日子里,全员连轴转成了常态。办公室的灯光亮了整夜,映着一张张疲惫却坚定的脸;食堂的饭菜凉了

西安的春日总带着一股子爽利的暖,风掠过项目部的院墙时,卷着樱花的甜香扑在脸上,竟让人恍惚间忘了,这方承载了百余人十二年青春的院子,终究到了要说再见的时刻。

院角的樱花开得最盛,粉白的花瓣层叠着,像揉碎了的云。屋角的两棵绿樱在绿叶的衬托下,淡绿的花瓣透着温润的光,如同被打磨过的暖玉,嵌在满园芳菲里,低调绽放,惊艳时光,像极了我们在工程路上的坚守,钢筋水泥中的忙碌,却始终守着一份初心与沉静,有着花开蝶自来的风骨和从容。

樱花旁,两株玉兰树正迎着春光舒展。春日刚露头时,它们便毫无保留地绽放,光秃秃的枝丫托着莹白的花,直直地伸向澄澈的蓝天,没有一片叶子的点缀,反倒透着一股孤勇决绝的热烈。就像我们工程人,每接手一个新项目,都要这般毫无保留地投入,把所有热情与精力,都倾注在一方工地、一份图纸里。

这方院落坐北朝南,东西横跨,分作东、西两院。十二载的风雨,早已把它刻成了我们心中最温暖的印记。每一寸土地都藏着数不清的故事。东院的库房里,堆着工地常用的小型物资材料;试验培养室内,灯光温柔抚摸着被养护的混凝土试块,这些真实的数据、严谨的检测,都是地铁线路安全的基石;车库与停车场里,停着我们奔波的车,它载着材料、载着仪器,也载着我们奔赴施工现场的急切。

西院的烟火气更浓。前院的两层办公楼,是我们的“主战场”,会议室的会议桌上,经常摆着摊开的工程图纸,工程例会、验收会、方案讨论会,一场接一场,从晨光微露到夜色深沉。两层宿舍楼里,住着来自五湖四海的伙伴,墙上的便签条,写满了待办的工作,床头的一个饰品或者一张照片,藏着说不出口的乡愁与牵挂。会议室的角落,堆着厚厚的方案册,每一页都凝聚着团队的心血。

后院的二层,是男生宿舍与厨房、浴室,厨房的烟火气每日准时升腾,饭菜的香气飘满整个院子,冲淡了异乡漂泊的孤单;盥洗间与卫生间旁,总摆着晾晒干的工作服,混着泥水与汗水,却也是我们最熟悉的味道。

院子里所有的树,都是时光的见证者。十棵如同老碗口粗的落叶松在宿舍楼旁,郁郁葱葱地覆盖了大半的院落,伸展的枝叶几乎吞在了办公楼的顶层。两棵不知年岁的白桦

吾乡吾土

穿越中条山

□ 孙晶

南面黄河,北依中条,山河夹峙。芮城,这座依偎在黄河臂弯里的小城,是生我养我的故乡。“虞芮让畔”的千古美谈、抗日战争时期的“中条山战役”就发生在芮城的山林田间;山中的药材、石材、铜矿资源还有远近闻名的苹果更是养活了山下的子子孙孙。中条山不只是一座山,一个地理名词,那是故乡的代名词。

中条山拔地而起,山势绵延。清代晋南诗人吴霁写道“太华分明对面看,中条孤秀出云端”,从山巅俯瞰,中条山就像一道拔地而起的墙,与黄河水夹峙,把芮城困在了狭长的带状走廊。从芮城一路向东到运城,我少年时代求学的必经之路,中条山峰亘野,沟壑纵横,这一段不过百公里的路程,走得颇为漫长且颠簸。

颀为漫长的清晨,总是带着几分寒意。天还未透亮,我便背着母亲蒸的大馒头和换洗衣物,踏上曲折的求学之路。父亲会骑着自行车把我载到主干道,然后搭乘去往运城的长途客车。车子驶出县城,迎着初升的朝阳,一头扎进中条山的褶皱里。那是真正意义上的“盘山公路”。粗粝的沙石路面,连接着泥泞的乡间土道,客车像一头喘息的老牛,在群山间蜿蜒爬升。翻过一个梁,钻进一道沟,拐出一个山茱,又遇到另一个塬坡,山路没有尽头,仿佛在与这座巍峨的大山进行着一场艰难的博弈。

车厢里的人随着车身左右摇晃,我不敢低头,不敢说话,紧紧抓着扶手,车窗外的风景四季变换,而我看到的只有陡

峭的崖壁,心里盼望着快点下山,快点出山。引擎的轰鸣声在山谷间回荡,我的心跳也随着山路起伏。最难熬的要数冬季翻山,山路湿滑,尽管轮胎搭了防滑链,尽管司机把式过硬,但每每遇到会车或者急转弯坡路,鸣笛回荡,骤然急刹、碎石滑落,我还是会惊出一身的冷汗。

那时候的中条山,是我求学路上最雄的大山。山的这边是故乡,是牵挂,那一边,是学校,是更广阔的天地;每一次翻越中条山,都需要耗费一个多小时,那是一种身体与心理的双重跋涉与煎熬。我在颠簸中默背英语单词,在晕车的恍惚中计算着到达的时间。中条山,就像一位严厉的长者,用它的险峻与漫长,考验着每一个孩子走出大山的决心和毅力。

后来,我去外地读大学,去了更远的地方工作,中条山的盘山路渐渐成了定格在记忆深处的一段段胶片,成了跟孩子们偶然聊起却依然令人胆颤的往事。逢年过节返乡,听老家的人闲谈时,总会提起那句带着期盼的话:“已经在规划穿山隧道了!等隧道修通了,就好了。”

终于,中条山隧道通车了。历时约6年,从开工到通车,中国铁建承建的运宝高速公路上中条山隧道贯通了,从芮城到运城从此告别逢雪封山、翻山越岭的历史,越山车程从原来的1.5小时缩短至15分钟,实现穿山梦想。

第一次驱车穿行在中条山隧道里,我内心难掩震撼与感动。没有盘旋,没有爬升,车子平稳地驶入山体。隧道内灯光如昼,白色的线条在视野尽头汇聚,仿佛一条通向未知时

空的时光走廊。通风机的白噪音取代了当年引擎在山道上嘶吼的轰鸣,隧道中间彩灯闪烁,让人看久了忍不住欣喜和雀跃。思绪跳跃间,前方骤然亮起,视野豁然开朗,运城盆地的平坦与开阔毫无保留地铺展在眼前。时间被折返,空间被压缩,中条山不再是横亘在芮城与运城之间的天堑。曾经艰难翻越的千沟万壑,如今被这十几公里的隧道轻描淡写地抹平了。窗外的风景依旧,我却体会到从未有过的惬意。

“出山了。”这条我国山区特长公路隧道或许是我儿时想也不敢想的未来,但它现在实实在在地成为现实,正默默支撑着无数学子的求学梦想、农民进城售卖苹果的梦想、青年走出大山起势腾飞梦想,我为中国的建设技术感到骄傲和自豪。

这不仅是一条隧道的开通,更是一个时代的跨越。当年那个在颠簸的客车里晕得七荤八素、死死抓住扶手少年,如今已经可以在平坦的高速上从容驾驭。那条盘山公路,见证过无数芮城学子求学的艰辛,承载过多少父老乡亲进城卖粮的期盼。而如今的中条山隧道,它像一条强健的血管,将黄河金三角的脉搏与大山深处紧紧相连。

如今返乡,当车子即将驶入那个巨大的隧道口时,我都会放慢一点车速,感受那种从光明驶入幽暗,再从幽暗奔赴光明的奇妙过程。

中条山隧道,一头连着故乡的泥土,一头连着远方的星辰。它穿越的不仅是中条山的岩石,更是那些年被山川阻隔的漫长岁月。在隧道的这头与那头,故乡在变,我们在长,而那些关于翻山越岭的记忆,终将化作时光隧道里,最温暖的一束光。

作者单位:中铁物资